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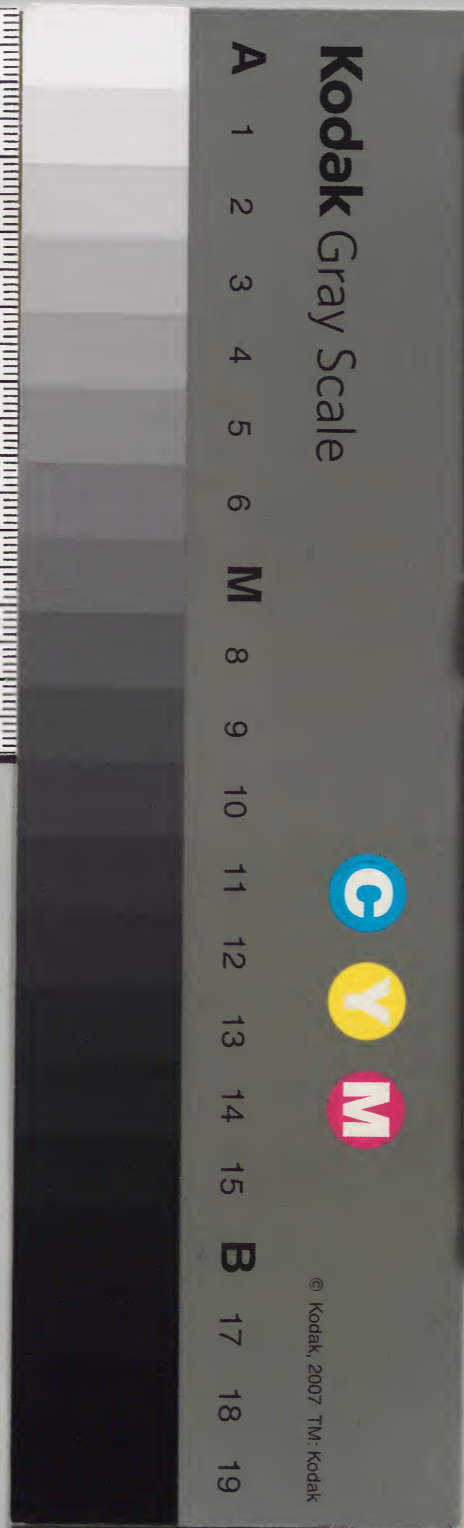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十式

孫氏據江東  
刻備標蜀

漢書門類			
二二〇一	一三九一	六四	冊架

內閣文庫			
二二〇一	六四	三五	函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01
冊數	64 ( 12 )
函號	285 4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孫氏據江東

漢草文庫

漢獻帝興平元年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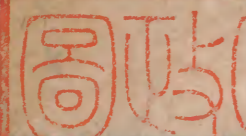
權翌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

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

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不無通共及堅死

周瑜相



通鑑紀事

卷之四十八

一

策有  
離之志

見  
求術請  
父兵

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讐之志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責爲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何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

兩失信于

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侍御史劉繇有盛名，詔用爲揚州刺史。及策攻廬江，繇懼爲袁孫所并，遣將樊能屯橫江，張英屯當利以拒之。術使吳景與孫賁共將兵擊英。

二年，初丹陽人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收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

計說策歸  
東遂以計  
術歸吳

渡江轉鬪  
向皆破

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畧。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

善於用人

得邸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丙辰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覓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旣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

道為策領  
軍中威

張昭以  
人之禮

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眾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劉繇自丹徒奔豫章。使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諸葛玄。使笮融助皓攻玄。融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走入山。為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為豫章太守。

建安元年秋八月。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會羣下議稱尊號。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參

議稱尊  
象張承  
不可不悅

孫策諫術稱  
不納策遂  
與絕

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疆。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欲僭擬于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者乎。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衆。

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論策微

二年夏五月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



五言集  
收走陳瑀

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三年冬十二月。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彰取孫賁女。禮辟策弟權翊。以張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為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為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袁術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師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任涇縣。大為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

不擒祖郎太  
慈釋以為  
下督

命太史慈  
安華歆

通鑑紀事 卷四十八  
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卽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八 九  
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  
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  
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  
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  
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  
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  
受○發○召○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  
之○志○

不傷甲辭以  
劉勳

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  
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  
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彊僞甲辭以事勳曰上繚宗  
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  
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勳大喜外內  
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  
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  
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  
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  
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

東襲克皖城  
得勳術妻子

策擊走劉勳  
并敗黃祖斬  
韓晞

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比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

說華歆

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軍所親見。南定  
 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  
 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  
 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又在江表。常欲  
 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日遣吏齎迎。  
 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  
 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  
 賓。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  
 為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  
 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  
 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  
 嘗迂策意。策將殺之。眾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  
 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  
 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  
 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  
 驚。遽釋騰。

袁術妻  
載劉繇

欲殺魏騰  
夫人正言  
粹之

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祖。  
 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須

貢客三人  
歸射策

以權托  
等

張昭周瑜等  
委心事權

張紘請曹操  
厚權

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  
 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  
 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  
 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  
 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  
 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  
 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  
 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  
 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  
 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  
 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時  
 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  
 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  
 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  
 服事焉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  
 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  
 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  
 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紘

太夫人委  
張昭輔權

董襲言江東  
可保

庸以王業  
重肅

張昭毀肅權  
重肅

寵任呂蒙

至吳大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否？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疎，權益貴重之，賞賜儲侍，富擬其舊。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

勸權尊賢接士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八

十四

權攻殺李術

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

揚州刺史嚴象也

嚴州史者

周瑜勸權勿送質曹操

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八

十五



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冬十月。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會稽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建昌都尉太史慈領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眾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

十二年。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十三年。初。巴郡其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執。終必無成。恐一朝眾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

齊平亂民



孫權射殺凌  
以黃祖

蘇飛數薦寧  
祖不用遂奔

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  
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  
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  
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為邾長寧遂亡犇孫  
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  
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  
便誠國之西執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  
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  
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  
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  
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  
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  
曰今吳下業業若軍興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  
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  
權舉酒屬寧曰與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  
卿但當勉建方畧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  
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楛  
閭大繼繫石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

黃祖圖祖

凌統呂蒙黃祖

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纜。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為諸將置酒。其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讐之。令寧將兵屯於它所。

命統不得

寧

秋八月。劉表卒。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

權結劉治曹操

向荆州備  
吳巨肅

與諸葛亮

權絕操  
高喻同

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  
 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  
 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  
 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  
 到夏口聞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  
 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  
 論天下事執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  
 備曰與倉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  
 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  
 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  
 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  
 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  
 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  
 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  
 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  
 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  
 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  
 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

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  
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  
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  
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  
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  
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  
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  
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  
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  
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  
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  
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  
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  
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  
偪○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  
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  
則荊吳之執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江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奉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

通鑑紀事 卷四十八  
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

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畧。儻能屈處。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畧。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

黃蓋進火攻之策大破操軍



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鼙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其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其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倍。瑜乃度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

其寧取夷陵

呂蒙請瑜救  
寧大破曹仁

張紘諫權輕  
騎突敵

仁委城走

將幹不敢說

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  
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  
麾下恃盛壯之氣。忽疆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  
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  
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  
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  
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  
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權兵  
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冬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  
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  
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  
蒙領尋陽令。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以才  
辯。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  
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  
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  
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  
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  
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

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五年冬十二月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

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奮威者孫堅弟

子丹陽太守瑜也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

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

也權許之周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

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

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

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盱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

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

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

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瑜有一女二男

權為長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胤

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

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

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為番陽郡分長沙

為漢昌郡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為漢昌太守

屯陸口

周瑜卒於巴丘

肅勸權以荊州借備共拒曹操

張紘劉備勸  
權居秣陵

呂蒙說權作  
濡須塢

孫權破孫  
公孫

孫權破孫  
公孫

十七年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秋九月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感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賤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十九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宜早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流經日水必向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  
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  
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士  
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  
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旣而張遼至。夾  
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二十年秋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  
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爲教  
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  
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  
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  
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  
其盛執。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  
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我將獨決之。李典素與  
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  
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  
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  
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

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張遼覬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其寧與呂蒙等力戰并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

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執遂得超度賀齊卒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孫權保濡須一月操進攻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

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修好誓重結婚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峻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眾人皆為峻喜峻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惻至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眾嘉嚴峻能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為帳下

命陸遜討費棧

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至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不毀淳于

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揚州刺史溫恢謂兖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惑然不

關羽大勝于  
示等七軍皆  
遂降

司馬懿將濟  
河操勸權躡

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猾  
正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  
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  
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  
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  
高避水羽乘飛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不降  
罵羽羽殺之冬十月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  
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  
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  
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  
樊圍自解操從之魏王操之出漢中也孫權為牋  
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呂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  
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  
將士家屬皆慰撫之羽遁走兵皆解散潘璋司馬馬  
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事見吳蜀通好十二月魏  
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  
魏文帝黃初元年文帝即位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二年夏四月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孫權求降劉  
不聽

秋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  
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  
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  
中國往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  
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  
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  
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度江襲  
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  
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  
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  
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  
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  
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  
不改計抑怒救吳也帝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鬚髮皓  
白形容憔悴見帝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  
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  
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  
病死

慙死

通鑑紀事 卷四十八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爲不君矣。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卽拜孫權爲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卽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執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疆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旣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以爲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修

以解

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吳人城武昌。十一月。邢真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宜耳。有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真。真入門不下車。張昭謂真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真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真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真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微奧。

曹丕求雀頭  
等物權皆  
之

通鑑紀事 卷四十八 三十四  
不效書生尋章擿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於吳。吳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爲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十二月，帝欲封吳王子登爲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

三年 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袞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慤。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爲

劉曄諫王伐  
淮不從

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以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周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為之流涕霑襟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栢階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貞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冬十月吳王以楊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為子登求昏宗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之隨登俱來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畋元黃弔臨江拒

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爲荊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患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弔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它望但欲終其天命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阻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纒續悉斷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死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爲南郡外援

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二月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旣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

大敗曹  
兵斬常雕  
王雙

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執。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臯，爲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朱然者，九貞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爲子。時爲昭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

蒙死薦朱  
自代

然破魏兩

昭疏夏侯  
當敗

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  
 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魏兩屯  
 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  
 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  
 殺之時江水淺陘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  
 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  
 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  
 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  
 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  
 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陘也三者兵家  
 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  
 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  
 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  
 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惟陛  
 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  
 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  
 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謂董昭曰  
 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三月



賈詡言吳蜀  
不可伐丕不  
納

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  
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  
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緩之以文德而俟其  
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  
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執據  
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  
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  
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  
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 丁未

陳忠侯曹仁卒

詡諫丕伐  
天不從

五年秋七月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  
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  
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修之  
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  
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對  
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  
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  
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

至御龍舟伐  
吳遇風幾覆

通鑑紀事 卷四十八  
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縣相接數  
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  
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  
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  
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  
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  
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  
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  
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  
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  
將所作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  
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  
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  
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  
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  
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怒。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勛  
信之子也。夏五月戊申。帝如譙。秋八月。帝以舟

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  
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  
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而大寒冰舟不  
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  
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  
路夜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  
數千皆滯不得行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夏五月帝疾篤丁巳

帝殂

明帝泰和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卽皇帝位大赦改  
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  
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  
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爲武烈皇  
帝兄策爲長沙桓王立子登爲皇太子

張溥曰孫堅之卒年三十七策之卒年二十六  
皆輕敵銳出中飛矢亡其視權安享江南稱王  
改元三十有一年壽七十一終福祚不及遠甚  
然堅舉兵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勇摯無並至會

討董卓。責袁術調兵食。繇大谷入洛陽。掃宗廟。修山陵而還。忠壯動天下。策年十餘歲。結交名士。堅亡。以孱然童子。渡江復讎。袁術畏憚。劉繇敗走。王朗華歆。拱手讓地。劉勲黃祖。望風挫逃。史稱其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豈虛哉。權享國雖久。不聞拓土。名雖創業。實守成也。歷觀國家作述。父兄之畧。必大于子弟。子弟之福。必厚于父兄。權卽人傑。亦孫氏之賢子弟耳。始任周瑜魯肅。繼任呂蒙陸遜。其下江表虎臣。亦未有盛于斯時者也。曹操初并劉琮。遺書孫權。治水軍八十萬衆。會獵于吳。張昭等恐怖失色。請率衆迎降。瑜肅獨主用兵。遂敗操赤壁。鼎足乃建。後卽帝位。權盛稱瑜功。昭舉笏欲贊功德。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繇今思之。當日發言盈廷。群疑滿腹。權拔刀決策。火攻計行。北軍大壞。瑜肅而外。又得黃蓋。吳誠有人。子布元表。肉食者鄙。權所深笑。操殆死。華容其氣將盡。蘇秦羞牛後。韓侯願聽合從。魯連欲蹈東

海新垣衍不敢言帝秦。僕妾知恥。霸王立成。獨斷之效。孰有如權哉。魯蕭勸操權以荊州借劉備。或謂其計左。不知權所自立者。在破曹操。不在得荊州。得荊州。權必不能爲王。失荊州。權亦不害爲霸。蕭知權審矣。獨荊州坐分。備數負信。權信肅愈專。至死不咎。此君臣相知。尤古所難也。操屢出師。無能加于權。丕非善武者。復何能爲。江南之國。以堅策而大。以權而久。權所以能久者。止恃赤壁一戰。天下遂復如何也。袁紹一敗。不復勝。不勝而卽死。孫權一勝。不復大敗。不大敗而且得壽考。紹繇官渡以殞身。權借赤壁以立國。促紹業者操。成權名者亦操。人主卽守成。烏可無奮發哉。張溫不斬董卓。漢室遽亡。張守珪不殺安祿山。唐亂方競。孫堅早識。更愈張九齡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終

一 晉謝二人 十三 魏 趙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劉備據蜀

漢獻帝初平二年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  
 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  
 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  
 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  
 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

劉備與公孫瓚師事盧植

備與關羽張飛恩若兄弟

開創時必陽用事亂亡時必陰用事以一身而論少壯是陽用事衰老是陰用事陰是死氣

等省平生過咎率因見事遲而發之躁見事遲則當三思發之躁則雖敏者尙不及詳况見遲之人乎宜其多事後之悔也操心當密應事當緩○見事遲只是疎之病故須密徒緩亦不濟事須是慎慎則自不敢躁

儒者起腳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硜硜小人也

祝開美吳仲木擔荷勇氣魄亦大若久在世閒亦不無補濟然皆所謂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也少年行事儘不滿人意所須與離今人之爲道者皆可離之類也

學者首戒是好惡徇一己之偏偏則讀書取友適以助其偏鮮有不至於邪惡者非用顏子克己孟子反經功夫此病不易去得

荆棘之叢亦有翹楚嘉苗之畔豈無稂莠天地閒人善惡雜處無往不然在人知所擇耳擇善之義最廣此其一也

陰陽之體固是對待然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自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日月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

以古今而論唐虞三代是陽用事後世是陰用事以一代而論

備接納趙雲

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竒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陶謙卒使糜竺迎備

與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亡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牧

陳登孔融勸備領徐州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



許耽迎呂布  
張飛敗走

布受備降與  
并勢擊袁術

袁術遣紀靈  
攻備布救

乃進

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  
 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  
 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  
 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  
 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  
 屯於海西饑餓困蹶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  
 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  
 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 秋九月  
 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二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  
 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  
 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  
 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  
 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  
 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  
 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解鬪耳乃令  
 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枝  
 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  
 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

不出兵攻備  
野敗歸曹操

嘉請操厚

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遣高順張  
攻備虜其  
子

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與董承種  
吳子蘭王

四年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大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



等謀誅操  
計脫之

稀等離操  
備

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  
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  
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  
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  
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  
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  
來未可知耳

自將擊備  
豐說袁紹  
表之不納

擊破備禽  
羽備奔袁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  
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  
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  
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  
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  
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  
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  
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  
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  
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  
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

羽殺顏良  
操歸備

卒稍稍歸之。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犇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秋七月劉備畧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為備所殺

將奔劉表

紹乃南連劉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犇劉表龔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

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十二年。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

見乃見

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

元請備跨荆  
撫我越結  
孫權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九  
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十三年。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可

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

表妻蔡氏愛  
惡琦亮勸

表卒蔡瑁張  
允立琮琦奔

刪越傅異等  
勸琮降操

琦怒投之地將因犇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犇江南  
 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異等勸劉琮降操曰逆  
 順有大體疆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  
 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  
 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  
 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  
 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  
 退舉州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  
 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退兵  
 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  
 琮令其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  
 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令禍至方  
 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  
 忿亦耻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  
 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  
 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  
 將其眾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  
 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眾

勸備攻琮  
不可



不忍棄衆

母為操  
所辭備

飛拒退操

抱備子禪  
關羽船會

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  
 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  
 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  
 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  
 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執偪事危而言不  
 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  
 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  
 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  
 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  
 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  
 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  
 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  
 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  
 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  
 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  
 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  
 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  
 俱到夏口冬十月劉備因魯肅以歸孫權  
事見孫氏據江

東

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師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惟以妹妻備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惟求督荊州  
周瑜呂範勸  
惟留之不從

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

北方當廣擊英雄不從備還公安又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卒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十六年冬十二月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

松勸劉璋

使正往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畧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

遣法正迎  
黃權王累  
諫不聽

正說備取  
州龐統  
之

入益州夫  
欲將禪還  
飛雲勒兵  
江乃得還

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均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法正至荆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

道治已事

三

巴郡嚴顏拊心而嘆

往會備松  
止勸襲之備  
不可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九 十三  
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  
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  
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  
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猝龐統曰今因  
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  
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  
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  
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  
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  
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  
以收衆心

龐統策取益  
州備然其中

十七年冬十二月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  
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  
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  
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  
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遠救之並使  
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  
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

孫攻孫權備  
出璋往救璋  
兵少備  
怒其眾攻

水肅發弟松  
謀璋收斬松

楊懷高  
進據涪城

正料璋不  
鄭度計

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失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已，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救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費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十八年夏五月，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

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綿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緜竹諸軍。嚴觀亦率其眾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軍敗，任死。

李嚴費觀降備軍

十九年夏五月，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沂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

水釋嚴顏

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特為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法正賤與劉璋，為陳形勢，彊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思，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

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

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馬超從張

以兵資馬令屯城北

魯事見韓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

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

遣簡雍說降吏民欲戰璋不聽

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

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

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

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

遷璋于公安

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

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

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

事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軍議校尉法正為蜀郡

太守楊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為討虜將軍從事

中郎糜竺為安漢將軍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

為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汝南許靖為左

將軍長史龐羲為司馬李嚴為捷為太守費觀為巴

郡太守山陽伊籍為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為西曹掾



廣漢彭羨爲益州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爲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爲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畧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旣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羨。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一成都

海薄許靖法  
請用之

劉巴鑄直百  
錢備府庫充  
實

趙雲請還益  
州人民田宅

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  
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  
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  
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  
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  
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  
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  
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  
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

備之襲劉

璋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  
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  
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琅水上攻圍峻。且一  
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  
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  
太守。法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殮之德，睚眦之怨，  
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  
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  
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

亮治蜀

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二十年 操自將擊張魯，魯奔南山，入巴中。事見曹氏纂漢

秋七月，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執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

既得隴司馬懿劉曄勸

六乘勢取蜀  
不從

通鑑綱目

卷四十九

三

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  
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  
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  
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  
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  
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  
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  
以夏侯淵為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  
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張魯之走

黃權請備圖

飛擊破張

正說備討  
夏侯淵張郃

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  
為○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  
巴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  
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  
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  
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二十二年冬十月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  
魯定漢中不因此執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  
守○身○遠○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

通鑑紀事

卷四十九

三

憂○偏○故○耳○今○策○淵○郤○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  
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農○伺○隙○上○可○以○傾○  
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  
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  
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  
等○屯○下○辨○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  
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  
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  
葛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  
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  
疑○ 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二十四年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  
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  
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  
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  
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  
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顛張郃引

忠斬夏侯  
顛

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爲。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郤爲軍主，郤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郤節度。衆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旣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

春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翼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

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  
設壇塲於沔陽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  
璽綬御王冠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  
印綬立子禪爲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爲鎮  
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  
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  
軍馬超爲左將軍黃忠爲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  
益州前部司馬犍爲費詩卽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  
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  
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  
蕭曹以此爲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  
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  
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  
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臣君侯不  
受拜如是便還但以爲惜此舉動恐有恨悔耳羽大  
感悟遽卽受拜

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

漢中王議稱  
費詩諫不

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  
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  
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  
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  
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  
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  
王不悅左遷詩爲部永昌從事夏四月丙午漢中  
王卽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孰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  
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  
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  
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  
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  
德旣衰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下者則謂之  
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  
亦多矣秦焚書阬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  
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  
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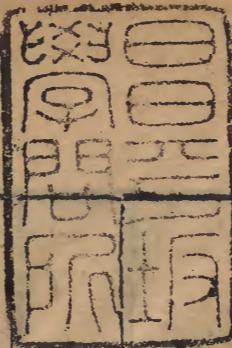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三五  
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太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疆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辟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

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各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張溥曰。先主年十五。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師事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之。比遇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多與金財。由是得用。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從鄒靖討賊。立功。後羈旅困厄。投身無所。公孫瓚陶謙。呂布曹操袁紹劉

表等皆其主人也。陶謙病篤，使糜竺以徐州奉先主。袁紹劉表聞先主來歸，或出迎二百里，或禮以上賓。此皆先主所厚，各以義合。呂布輕狡，曹操奸雄，非寇讎乎？布為袁術攻先主，反解紀靈之師以相全。主窮奔操，操不忍殺。表領豫州，兩人終雖交惡，顧其始投分，忘夙昔之嫌，完妻子具家室，資以甲兵，令出而展支體，圖四方也。情豈悠悠行路哉？孫權任才尚計，有句踐之智。于先主則妻之以妹，借以荊州。劉璋據蜀自大，招先主人，都舉國而授之。主固弘毅寬厚，喜怒不形，抑觀其從來遇合，咸取資于人。戎敵而為婚媾，逆旅而主人國，往往有然。豪傑善囚，天不絕漢，離合向背之際，成大業。定亂離者，誠非一道哉。劉表初卒，蒯越等挾琮降操，諸葛亮說先主攻之，主不忍，涕泣辭表墓而去。劉璋懼操規蜀，遣法正迎主拒守，託國之重猶表也。龐統與張松法正定謀，請主圖璋，始尚猶豫，既而決從中計，斬楊懷高沛，進據涪城，遂吞全蜀。夫先主

生平自命以寬勝急。仁勝暴。忠勝譎。表璋皆同  
姓懿親。荊州則念及泉下。益州則取彼懷中。一  
人之操。豈前後頓殊。亦以用兵日久。則觀變日  
深。不忍之心。漸而成忍。且謂蜀不自取。操權必  
取之。以表為鑑。而徐償前失也。項羽不忍于漢  
高而敗。漢高忍于項羽而成。三代以下。仁義難  
言。即先王猶不免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終

